



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

Nabokov's Poetic World

刘佳林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

Nabokov's Poetic World

刘佳林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刘佳林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684-0

I. ①纳… II. ①刘… III. ①纳博科夫,
V. (1899~1977)—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3720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毛 淳 夏 芳

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

刘佳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235,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684-0/I·1004

定价 32.00 元

查尔斯河畔的那株百合花(代序)

漫长的雪季之后，奥尔巴尼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融化的雪水在人行道边蜿蜒成一道道清亮的小河，白蜡树、枫树绽出红、绿两色的花蕊，桦树枝头挂满了嫩绿的柔荑花序，还有玉兰花，一朵一朵的，下红上白，火苗一样。那些经年的橡树也渐渐泛着绿意，阳光下轻轻地摇曳。晴空万里，两只淘气的白色小鸟试图栖息在一只黑色的大鸟身上，大鸟拍闪着翅膀，小鸟调皮地飞开了。

天气转暖，奥尔巴尼一天一变，树树开花。又过了几天，明净的阳光泼天泼地，满世界的翠绿葱茏。

住在奥尔巴尼，我时常从学校坐 90 路汽车去 Colonie Center 购物。车子经过一片小松林，旁边竖了一块牌子：Pine Bush Preserve。这是六十年前纳博科夫夫妇往来伊萨卡和波士顿时总要停留的地方，薇拉会将小汽车停在路旁，纳博科夫会在这块松林荒地上、在开了花的羽扇豆中间搜寻他的苹果红珠灰蝶。每次经过小松林，想到自己很快就可以跟来探亲的妻子一起去坎布里奇，去开始我们的朝圣之旅，心头就会漾起一阵激动与幸福。

2011 年 7 月 28 日早晨，我们终于抵达波士顿的坎布里奇。明丽的夏阳照耀着整个小镇，幽蓝的查尔斯河静静地流淌，浓绿的橡树到处熠熠生辉，我想起了爱默生的一个短语：“pomp of sunshine and verdure”。这是他在日记中描绘霍桑葬礼时的景象，那天是 1864 年 5 月 23 日，说是葬礼，其实是生者逝者愉快的聚会，一切都明亮，安静，“蓬勃的阳光与碧绿，还有轻风”。

我和妻子也是在蓬蓬勃勃的阳光与碧绿之中找到梅纳德·普莱斯 9 号的，1952 年春纳博科夫在哈佛大学讲《堂吉珂德》时，就住在这里。当时的房主人喜欢想象，《洛丽塔》是在那里酝酿的。那座在博伊德的传记里“东倒西歪”的房子如今已经修葺一新，刷成了青灰色，东边栅栏外侧的一棵柏树青翠欲滴。门开着，两边长了几株雏菊，点缀着黄色的小花。我们不敢造次，知道纵然按了门铃，也不会走出那一头银发、满脸警觉的薇拉，或者体态

肥胖、面色红润、反复打量不速之客的纳博科夫。凝神伫望，遥想深思，亦可寄托。

从梅纳德·普莱斯到克雷格环路只走了大约十分钟。那是一个小型公寓，南北两幢，从1942年9月1日到1948年7月1日去康奈尔之前，纳博科夫都住在北边的8号楼35号公寓房里。红色的砖墙，白色的窗户，还有周围相映成趣的绿树。寓所静悄悄的，两堵胸墙形成的门边停了几辆自行车，黑铸铁的灯柱擎着乳白色的灯罩相对而视，金色的“8”字镶嵌在柱身上。这个每天都照面的“8”字给过纳博科夫灵感么？《庶出的标志》写于这里，小说开头那个椭圆形的水坑就是以三楼的窗户为视角的。博伊德说，小说中这个不断拉伸的圆圈最终变成了表示无穷的双纽线符号 ∞ 。无穷，永恒，一池涟漪中缠绕着的生活与艺术的平行线，这是纳博科夫心爱的主题：

但确实什么也不忌妒——唯独也许
只羡慕那奇迹般的双纽线：自行车车胎
在湿漉漉的沙地上，若无其事而灵巧的
摆动所留下的轨迹。
(谢德，《微暗的火》)

再向南步行一刻钟，经过一块墓地，就到了哈佛校园。参观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威德纳图书馆、塞弗楼、纪念楼后，我们坐在草坪上休息。苍茫的暮色慢慢聚拢，恍惚之间我好像置身另一个校园，那是20世纪20年代纳博科夫生活过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时间却是另一个五月的雨夜，乔治·艾略特与迈尔斯在学院的园子里散步。她跟身边的朋友说，上帝是不可思议的，不朽是难以相信的，而责任无疑是“绝对不容置辩的”。迈尔斯说：“夜幕降临，她神情高贵地转过身来看我，夜色之中，她像一个女先知。她仿佛从我手中抽走两卷诺言，只留下第三卷，神秘莫测，令人敬畏。”显然，纳博科夫也好，爱默生也好，他们不会同意艾略特的这种沉重的判词，他们懂得责任，但更相信不朽，而某种绝对的存在就应该像爱默生所说的那样：“没有时代之味，没有腐败之意，自足，彻底，完全。”对纳博科夫来说，那就是他的“彼岸世界”，一个超越时空限制和自我边界的永恒自由的诗性世界。他甚至愿意让亨伯特也短暂地分享这种不朽感：“我现在想到欧洲野牛和天使，想到颜料持久的秘密，想到预言性的十四行诗，想到艺术的庇护所。这就是你和我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我的洛丽塔。”

威尔斯利小镇坐落于波士顿的西北侧。坐在通勤火车上,背向行驶的方向,仿佛乘着时间机器倒行,我们回到了20世纪40年代。去康奈尔之前,纳博科夫许多时候都要坐着这样的通勤车去威尔斯利学院教俄语。暑期的校园异常安静,礼拜堂、图书馆、彭德尔顿楼掩映在高大的枫树、橡树丛中,大片大片的草坪随意伸展到人行道边。灰色的瓦班湖躺在校园的西侧,湖边一块大理石上镌刻着一句诗:“In stillness there is a song”(静中歌来),我听到六十多年前创始人大楼一个小教室里传来的那位俄语教师的声音:“俄语音是橙子,英语元音是柠檬。说俄语时,你的嘴角要向两边扩张……”一阵七零八落朗读俄语的女声响起,一个又一个带着橙子、夹着柠檬的俄语单词在空中飘漾……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咂摸这酸涩、甘甜、醇厚、持久的味道的?是1994年的5月,我跟室友张永胜一起去南大北园的文科楼,在教学楼西侧的坡道上,他向我推荐了纳博科夫,不久又从上海给我寄来《文学讲稿》,我真正的文学研究生涯就这样从坡道起步了。那以后,从硕士到博士,从南京到上海,从评论到翻译,从中国到美国,纳博科夫始终伴随着我,至于一次竟然进入了我的梦乡。

你沉湎太深,太久了,妻子说。

是的,甚至我的生活也烙上了纳博科夫的印痕。写作硕士论文时,一只美丽的蝴蝶曾飞进我的室内。翻译《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时,我纠缠于《庶出的标志》中的“干扰”主题,便翻开从国家图书馆复印来的小说,发现竟缺了320、321页,那正是描写准备工作的克鲁格被干扰的段落,我的翻译也被干扰了!“我目前的住所前面正对着一个闹哄哄的游乐场。”金波特在《微暗的火》的“前言”里写道。我在扬州、在上海的家也总是与喧闹的幼儿园为邻,时常听到“正在嬉戏玩耍的孩子们的悦耳动听的声音”。我暗暗地问,那片和声之中有洛丽塔的声音么?

面前的瓦班湖悄然无语。

那么,伊萨卡边的卡尤加湖呢?蒙特勒前的日内瓦湖呢?

2011年7月30日,在离开波士顿的路上,妻子和我相约,下次一起去伊萨卡;2011年12月8日中午,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二楼的自修室里敲下书稿的最后一个字符,那天奥尔巴尼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三场雪。

“康奈尔的一切都在高处,要到那里你就得攀登。”这是流传在伊萨卡的一个双关语。阅读纳博科夫也是不断的攀登,气喘吁吁,兴高采烈,也许还

有期待已久的拥抱。我漫长的攀爬中，握到许多援手，也获得许多批评与鼓励，我要郑重向以下单位和师友表达我的谢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南京大学文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及精裕基金会，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图书馆；教授过我课程的众多老师，我的同门、学友；评议我博士论文或参加我论文答辩的复旦大学翁义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王忠祥教授、聂珍钊教授，苏州大学方汉文教授，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南京大学余斌教授、董晓教授、朱刚教授、余一中教授、王守仁教授、张冲教授；给我写作及留学指导与帮助的美国加州大学 D·巴顿·约翰逊教授，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布赖恩·博伊德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查尔斯·谢泼森教授；本书稿的多位匿名评审专家；刊发本书部分章节的《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扬州大学学报》；帮助我查找、复印文献的友人杜彩，戴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唐晶老师；与我一起讨论纳博科夫并分享不少观点的柏彬，文导微；文学热情与敬业精神都令我感佩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魏东；为我做了大量课题结项工作的我的研究生沈忱；出版此书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及编辑吴书勇先生。

我要感谢我的好友张永胜，感谢他对我的学业、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帮助。我的恩师杨正润教授是我学术及生活的引路人，他的踏实、严谨、认真、不苟流俗、敢于坚持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我愿意继续努力来回报师恩。

“足力尽时山更好。”写完“‘彼岸世界’与诗性信仰”一章时，我有了更多的自信，但也感到一些疲惫。回首风雨人生，青春只剩下背影。

我们的玫瑰在哪儿，
我的朋友们？
玫瑰凋谢了，
这曙光之子。
不要说：
“青春就这样枯萎了！”
不要说：
“这就是人生的欢乐！”
要向花儿说：
“我怜惜你！”
并且指给我们看，

百合花正在那儿开放。

(普希金,《玫瑰》)

谢谢你,亲爱的,一直甘苦与共地陪伴着我。是你指着查尔斯河畔的那株植物对我说:“看,长在地里的香水百合!”给你拍照时,我想到了纳博科夫有关百合花与真实性的评论。在常人、自然研究者、植物学家和百合专家眼里,一株百合的真实性是各不相同的,真实有赖于你的知识结构和观察视角。然后我们一转身,就看到了梅纳德·普莱斯那条小巷。“我爱你,因为你会留意生活阳光中的一切尘埃/你会对太阳说:谢谢你的照耀。”我爱你,因为你会站在窗前说:从空调房里看,阳光都是凉的。我爱你,因为你的心中开着永不凋谢的玫瑰。我爱你,因为是你为我们发现了查尔斯河畔的那株百合花。

刘佳林

2012年4月8日于闵行家中

目 录

绪论 纳博科夫研究述评·····	1
第一章 诗,诗性,诗性文学观 ·····	22
第二章 流亡经验与诗性主题 ·····	47
第三章 诗性中的哲性 ·····	79
第四章 细节、童话与戏拟 ·····	108
第五章 “彼岸世界”与诗性信仰·····	147
第六章 纳博科夫与文学传统·····	169
参考文献·····	210

绪论 纳博科夫研究述评

自 1916 年俄国一位新闻记者对纳博科夫的诗歌发表评论^①至今,西方纳博科夫研究已经走过了九十多个年头。九十多年里,纳博科夫的文学声名在各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中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随着阐释、研究活动的深入,纳博科夫最终赢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承认与传播。新的文化语境和越来越多的跨文化写作实践进一步彰显了纳博科夫的意义:许多移民或流亡作家明确认同纳博科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帕慕克坦陈是他的追随者;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我与纳博科夫的爱情》中说,如果将她困在荒岛,她会选择随身携带《洛丽塔》,那放在括号里、描写亨伯特母亲之死的四个字(“野餐、闪电”)写得悲壮、雄浑而诙谐,是“微缩的奇异景观”。^②

如果说,世界范围内的“流散写作”和对流散文学的浓厚兴趣使得纳博科夫在今天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相关性,那么具有悖论和讽刺意味的是,很长时间里,恰恰是他的流亡身份限制了人们对他的理解和接受。跨越多种语言和文化,经历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更迭,却始终特立独行,拒绝归属任何流派,对读者和评论家来说,纳博科夫是一个挑战。纳博科夫的接受史是一个流亡作家坚持不懈的艰辛奋斗史,也是纳博科夫顽强影响下的人们文学观念的逐步变革史。

—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纳博科夫的作品一般是在柏林、巴黎等地俄侨编

① 一个新闻记者为了奉承纳博科夫的父亲而为纳博科夫的早期诗作写了一篇评论,但最终没有发表(SM, 238—239;《记忆》,282)。

② 谭恩美:《我与纳博科夫的爱情》,《新闻午报》,2007 年 8 月 12 日。

辑的报纸、杂志上刊载,因此早期关于纳博科夫的评论也都在这些出版物上出现,纳博科夫的传记作家安德鲁·费尔德曾列出此类文章 150 篇。但是,由于这些杂志只是在俄国流亡者中间发行流布,影响力受到严重制约,所以在俄侨文学圈之外,纳博科夫可以说是鲜为人知的,尽管其时他已经写出像《防守》、《天资》这样优秀的作品。这个时期俄侨评论家经常争论的是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俄国性”问题,对该问题的不同答案就意味着对作家的肯定或否定。那些认为纳博科夫背离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人如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等就说他的小说“庸俗无奇”,而斯特罗威和安德列耶夫则极力为作家辩护,前者说他代表了侨民对俄国文学最珍贵的贡献,后者说在纳博科夫作品夺目的光辉下蕴藏着人道的同情。^①

1940 年去美国后,纳博科夫改用英语创作,但英语评论界仍没有给他以应有的注意。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事实得到证明:1946 年,沃尔特·艾伦为英国杂志《旁观者》写了一篇有关《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书评,为了让读者了解该书作者,他不得不花不少笔墨来介绍纳博科夫的生平。^②纳博科夫引起世人的瞩目是在 1958 年。1955 年,《洛丽塔》在先后遭到美国五家出版社的拒绝后^③最终由巴黎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随着禁书风波和批评家的不断介入,《洛丽塔》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注目。美国普特南出版社 1958 年重新出版后,小说在六个月里一直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一场纳博科夫所说的“洛丽塔飓风”席卷了欧美,并进而波及整个世界。此后,纳博科夫既不断有新作问世,出版社又热衷于他俄文小说的翻译出版,评论界关于他创作的各种争论毁誉也与日俱增,这个时候的纳博科夫真正进入名利双收的季节。

纳博科夫声名的建立与爱德蒙·威尔逊、格雷厄姆·格林、玛丽·麦卡锡等人的推崇密不可分。威尔逊对去美国后的纳博科夫生活、事业上的帮助很大,人们说:“如果没有威尔逊的帮助、建议和文学交往,纳博科夫第二次文学生涯(作为一个使用英语写作的美国作家)的开端就是不可想象的。”(NWL, 1—2)遗憾的是,这两位文坛密友却因为纳博科夫《叶甫盖尼·奥

① See Marina Turkevich Naumann, *Blue Evenings in Berlin: Nabokov's Short Stories of the 1920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208—209.

② Norman Page, ed.,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2, 2.

③ 维京、西蒙与舒斯特、新方向、法勒与斯特劳斯、道布尔戴等五家出版社都认为,出版这样的书而不受起诉是不可能的。参见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刘佳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290 页。

涅金》的翻译评注本而在 1965 到 1966 年间发生激烈的争吵,最后绝交,两人至死也没能和好。英国小说家格林 1958 年撰文称《洛丽塔》为当年最优秀的三部小说之一^①,这一评价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纳博科夫扬名天下的基石。《微暗的火》出版之初,玛丽·麦卡锡发表题为《晴天霹雳》的文章,称它是“本世纪非常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②,进一步确立了纳博科夫的文学地位。尽管有不少人坚定地站在纳博科夫的对立面(金斯利·艾米斯等对纳博科夫的差不多每一部作品都作了否定性的评价^③),但肯定的人却不断提高纳博科夫的文学地位,他的俄文小说《天资》译成英文后受到的评价更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作为 20 世纪伟大作家的内在特点,在论述中经常把他与乔伊斯相提并论,这可以说是纳博科夫评论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比如,布拉德伯里就称《微暗的火》“整个就是一个虚构的幻想世界……一部反小说,是自乔伊斯《尤利西斯》以来最重要的作品”。^④厄普代克说纳博科夫是“当今拥有美国国籍的最优秀的英语散文作家”。^⑤60 年代,纳博科夫的文学声誉可以从以下两个事实获得证明:著名的企鹅出版公司从 1960 到 1964 年先后出版《普宁》、《黑暗中的笑声》、《斩首之邀》、《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几家畅销刊物《花花公子》、《纽约客》等也经常选载纳博科夫的小说片断。以后一直到他出版最后一个短篇小说集《〈黄昏小景〉及其他》(1976),纳博科夫总会引起不同的批评。但从总体上看,70 年代纳博科夫的声誉比之于 50 年代末、60 年代要黯淡无华得多。1977 年 7 月 2 日纳博科夫在瑞士逝世,一段时间里,纪念、评价性的文章大量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除了一些为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鸣不平的评论外,理查德·博伊斯的总结更值得注意,他说:“毫无疑问,纳博科夫是自成一家的。像他热爱的普希金一样,他不傍前人,也无可模仿。”^⑥博伊斯的这一概括既揭示了纳博科夫个性化的文学品格和他格外珍视的个人文学传统,同时也暗示了阅读纳博科夫的困难。

布赖恩·博伊德曾分析 70 年代纳博科夫不再辉煌的原因:一方面,他的新作和旧译很少像《洛丽塔》、《微暗的火》、《天资》那样激动人心,出版商

① Norman Page, ed.,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13.

② Norman Page, ed.,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136.

③ Norman Page, ed.,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17、19、22.

④ Norman Page, ed.,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27.

⑤ Norman Page, ed.,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154.

⑥ Norman Page, ed.,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40.

因为获利甚微也就不再热情;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广泛兴起,相比之下,纳博科夫这种把女子仅仅看作是缪斯(创作的灵感)而不是作家的人更像陈年古董;此外,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欧洲中心论的局限,进而把阅读兴趣和眼光转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非洲文学,纳博科夫则是个彻底的欧洲人,对什么民族心理、民间艺术、原始艺术都不感兴趣,诸如此类的原因就必然导致纳博科夫从中心走向边缘。^①

70年代末以后,纳博科夫研究从冷热不均的读者反应状态走向更为冷静严肃的学术思考,并进入体制化阶段。1978年12月29日,美国的国际纳博科夫学会在堪萨斯大学成立,并出版半年刊的《纳博科夫爱好者》。1993年由著名的纳博科夫研究专家D.巴顿·约翰逊主持的电子论坛NABOKV—L开通,1994年他又发起创办《纳博科夫研究》年刊。1995年由杰夫·爱德蒙斯提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赞助的赞巴拉网站(Zembla, <http://www.libraries.psu.edu/nabokov/zembla.htm>)开通,该网站将以上几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同时出版《纳博科夫在线研究》,并提供博伊德主办的《〈阿达〉在线》链接和纳博科夫的档案资源,另外还经常发布关于纳博科夫的学术动态。这些媒介和组织为全球范围内的纳博科夫研究提供了快捷的交流方式,推动了纳博科夫研究向广度、深度的发展。

纳博科夫的小说还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音乐剧、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他的《洛丽塔》、《黑暗中的笑声》、《斩首之邀》、《绝望》、《玛丽》、《防守》等分别在1962和1997年、1969和1999年、1973年、1978年、1986年、2000年多次搬上银幕,另外《洛丽塔》、《斩首之邀》等经常以音乐剧、歌剧、戏剧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这充分反映了纳博科夫作品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

纳博科夫的作品在苏联及俄罗斯的命运与苏俄的政治气候变化相关。作家在世时,其作品在苏联是被禁的,《洛丽塔》成了最好的口实,因为它被认为是一部“色情文学”作品,只是1965年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有关于纳博科夫的一些介绍。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版的纳博科夫俄文作品在苏联的地下书市悄然流通。自1988年以后,纳博科夫的小说开始在苏联广为刊行,两三年里,其俄语作品差不多全部在苏面世。比之于俄文小说,纳博科夫的英文作品则相对姗姗迟出。综观这一时期苏俄出版的纳博科夫作品,其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删减,利益驱动导致的不少印刷错误等,都有悖于作家生前对自己作品几乎苛刻的要求。90年代中期以

^① 参见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719—720页。

前,苏俄学者对纳博科夫的评价大体上分为三种:彻底的否定,高度的赞扬,以及折中性的态度。在讨论《玛丽》时,德米特里·尤诺夫极其坦率地表明了他的反感,他认为纳博科夫的所有作品只是一种圣化了的夸张现象,一种反文学,一个彻头彻尾的“欺骗”。尤诺夫的观点与30年代流亡作家及评论家伊万诺夫如出一辙,他们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都是编造出来的,缺少俄国文学所固有的“有机性”,也就是说他的技法痕迹十分明显,所以严格意义上讲,纳博科夫不是一个作家,他所写的一切不过是对文学的模仿,他是一个由评论家炒作出来的“虚假的文学偶像”,这注定了他的短命。奥列格·米哈依洛夫被认为是研究流亡文学的一个主要的苏联学者,他很早就关注纳博科夫,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样对他作了否定的评价。安德烈·贝托夫则认为,在契诃夫、勃洛克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之间,苏联文学和流亡文学都未能提供优秀的过渡性的或在精神上相一致的作家,纳博科夫则在俄国文学与20世纪西欧文学进行衔接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92年,尼古拉·阿纳斯塔斯耶夫出版专著《纳博科夫现象》,这是俄罗斯出版的第一部纳博科夫研究著作,受当时风气的影响,他出言非常谨慎,说“对纳博科夫的任何一种解读都只是一家之言,因此要有准备,它可以被接受,也可以遭拒绝”,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折衷立场。^①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纳博科夫越来越受到他的祖国读者的重视,据赞巴拉网站提供的书目,俄罗斯关于纳博科夫的研究著作逐年增多,1997年还曾出版一部近千页的纳博科夫研究资料汇编,大大促进了俄罗斯的纳博科夫研究。1999年作家长诞辰100周年时,俄罗斯还召开了一次题为“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纳博科夫”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于语言及资料的限制,本书无法就纳博科夫在俄罗斯的接受情况做更为全面深入的介绍,但也许妮娜·赫鲁晓娃的《想象纳博科夫》可以从某个角度管窥俄罗斯学者对纳博科夫的学术理解。赫鲁晓娃自称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她曾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俄国文学,陶醉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这方面,我对纳博科夫作品的反应等于是许多苏维埃读者的反应”^②,尽管1991年她去了美国,但中间多次回俄罗斯,因此对俄国读者阅读兴趣的变化有切身的了解。赫鲁晓娃认

① See Vladimir E. Alexandrov, ed.,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1995, 291—304.

② Nina L. Khrushcheva, *Imagining Nabokov*,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为,纳博科夫及其作品首先教她成为一个个体的“我”而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这种看似简单的、席间闲谈的评价其实道出了纳博科夫在民主世界之外的重要意义,也是我们阅读、理解、接受纳博科夫的一个关键词。由此出发,赫鲁晓娃认为,纳博科夫是在创造一种新的俄罗斯文学形象,一种“西方的”俄罗斯形象,这种形象与耽于浪漫幻想、不切实际的奥勃洛摩夫不同,是理性的、自我的、坚定的形象。“他为我们‘重写’了俄罗斯文学。他重构了俄国的戏剧性人物,让他们适应新的西方现实,那是一种更少感情但无疑更加明智的生活。”^①因为身跨两种文化,赫鲁晓娃能够一眼洞悉纳博科夫写作的跨文化意义,并揭示出纳博科夫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创新俄罗斯文化的艺术追求和贡献,也反映了思想新异的俄罗斯读者对文化变革的强烈期待,为人们理解纳博科夫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在早期的俄侨批评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论断来自符·霍达谢维奇和符·威德尔,他们都发现纳博科夫小说中反复出现艺术与艺术生产行为相伴随的问题。霍达谢维奇 1937 年说:“全面仔细的阅读之后可以证明,西林(纳博科夫的笔名,引者注)在极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艺术家”,“艺术家的生命和艺术家意识中的一个构思的生命——这便是西林的主题,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程度不等地展示着这个主题。”^②威德尔也说:“西林的艺术主题是艺术本身——这是讨论他时首先要说的东西。”^③

霍达谢维奇是纳博科夫十分推重的诗人和评论家,也是纳博科夫流亡西欧时经常往来的朋友,他对俄国诗人杰尔查文及普希金的研究享有盛誉,因此,他关于纳博科夫的观点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应该说,霍达谢维奇等人开创了纳博科夫研究中美学与元文学(meta-literature)的批评模式,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为形式批评模式。佩奇·斯特格纳的《逃入美学:纳博科夫艺术论》(1966)和朱莉亚·巴德的《水晶地:纳博科夫英语小说中的技巧》(1972)都是霍达谢维奇研究思路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展开。在此我们以后一

① Nina L. Khrushcheva, *Imagining Nabokov*, 19.

② Norman Page, ed.,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62—64.

③ See Marina Turkevich Naumann, *Blue Evenings in Berlin: Nabokov's Short Stories of the 1920s*, 8—9.

部著作为例,大致描述一下形式批评模式的基本思路。巴德认为,对“艺术”这一主题的检讨可以把纳博科夫小说的许多基本特征归纳到一起,他小说的意义始终与“艺术”主题相关,“映像,孪生,学究的乡愁,揶揄的认真,疯狂与堕落,死亡与永恒,所有这些虽然不能为艺术主题所涵盖,但都涉及这个主题”。^①具体地说,纳博科夫的那些看似再现真实生活的作品其实都是关于艺术创造的寓言,比如《洛丽塔》中亨伯特对洛丽塔的强烈情欲乃是强烈的艺术感受的比喻,《阿达》描绘的家族乱伦罗曼史实际是“文学与风格的演化史”。^②巴德的结论是:“纳博科夫的大多数小说都涉及从事写作活动的艺术家。由于这个艺术家所描写的‘真实的’主体和客体已经是经过选择、形容的,它们经过剪裁,适应了一个虚构的形式,因此即使那些‘真实’也是通过镜子或棱镜被看到的。常常要通过将镜子放在一定距离外来观看这位艺术家,他的散文体特点,甚至我们正在阅读的作品,我们才能把握画面或者那些退去的虚构层面,……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文学把创造行为、艺术目的视为‘用镜子反映自然’,而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则不单是用镜子反映自我,而且是用镜子反映创造过程中的自我之镜。在想象性的创造行为中看到的这种艺术家的多重特征,是纳博科夫作品的主要内容。”^③也就是说,纳博科夫的作品值得关注的不是文学多棱镜折射出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是它折射出的艺术家形象以及相关的艺术创造主题,这些内容反过来又是和多棱镜一体共生的,纳博科夫的创作内容就是各种艺术创造过程,他小说的意义也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应该说,巴德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对纳博科夫所作的概括是准确的,她的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但其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过多地强调了作家的形式意义,从而存在着把纳博科夫丰富的艺术内容简单化的危险。实际上,安德鲁·费尔德的《符·纳博科夫的生活与艺术》(1986)等就是用这种简单化的批评模式去阅读纳博科夫的,在他看来,赫尔曼谋杀菲利克斯(《绝望》),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欲望和占有(《洛丽塔》),诸如此类的情节都不过是艺术过程、痛苦创造及其代价的象征而已。费尔德认为,如果批评家把纳博科夫的每一部小说都看作是对艺术创造活动的解释,他就找到了“一把开启纳博科夫所有小说的万能钥匙”。^④

① Julia Bader, *Crystal Land: Artifice in Nabokov's English Novel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1.

② Julia Bader, *Crystal Land: Artifice in Nabokov's English Novels*, 127.

③ Julia Bader, *Crystal Land: Artifice in Nabokov's English Novels*, 157.

④ See Ellen Pifer, *Nabokov and the Nove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

形式批评从语词、技法、结构等方面入手,揭示了纳博科夫个性化的创作风格,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常会把读者引向认识的误区,仿佛纳博科夫就只是一个玩弄噱头和花招的魔术师,一个醉心于纯形式而放弃真正所指的形式主义者,一旦他的欺骗手段被揭穿,小说的全部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产生这种想法的并不乏其人,厄普代克算得上是一个代表。厄普代克对纳博科夫评价甚高,但他还是认为:“从《阿达》及其他证据可以看出,纳博科夫是个神秘主义者……纳博科夫用狂热的卖弄学问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教堂。”“尽管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以前语词从未提供的感觉,尽管他玩弄一些噱头让他从书中跳出来,但我们仍然更多地只是感到有趣,而不是信服。也许错在我们这边,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听觉迟钝,眼光迟缓,太留恋大地顽固的缄默,因而不能读懂他魔法背后的意义。”^①但是,纳博科夫认为,风格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种方法,它是作家人格的内在组成部分或特性。于是,寻求纳博科夫小说在文本层之下、之外的意义就成了研究者们目标。

三

罗伯特·阿尔特 1970 年发表一篇解读《斩首之邀》的论文《〈斩首之邀〉:纳博科夫与政治文学》,他指出:“取之不尽的不是艺术,而是生活,艺术的自我创新、千变万化和无穷魅力都最终受制于它必然的不足,与它相比,人的精神生活则是永远的谜。”^②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纳博科夫研究的另一种方向。在形式研究日渐受到指摘的时候,讨论纳博科夫与生活的著作便开始增多并逐步占据上风,其伦理的、形而上的理路也日渐明显。

L. L. 李是较早把形式与意义结合起来并全面解释纳博科夫的学者,他的《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76)试图通过揭示纳博科夫小说的“主题如何变成形式,形式如何变成主题来证明他的作品体现了人的意义”。^③经过仔细的文本阅读,李得出如下结论:“纳博科夫全部作品的主题乃是艺术,但

① Se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8, 416—417.

② Robert Alter, “*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Nabokov and the Art of Politics*”, in *Nabokov: Criticism, Reminiscences, Translations and Tributes*, Alfred Appel Jr. and Charles Newman, 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57.

③ Lawrence L. Lee, *Vladimir Nabokov*, Boston: G. K. Hall, 1976, Foreword.